

新书
点击

对传统经典做一次浅显的解读

——读余世存《大时间：重新发现易经》

□谢丽成

“一命二运三风水，四积阴德五读书。六名七相八敬神，九交贵人十养生。”这是有关《易经》最常见的一个解释。《易经》渐渐沦落为算命的工具，实在是一件很悲哀的事情。作为中华文明的总源头，《易经》向来被称为“群经之首”，自有其不可替代的作用。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缺失了一些方式方法，《易经》也成了晦涩难懂的天书。两千多年来，出现了许多种解读，但是众多的解读不但不能解开人们的疑惑，反而让困惑越来越多。青年学者余世存自以为掌握了《易经》的密码，他告诉人们，其实，《易经》很简单。

《大时间：重新发现易经》，出发点在“重新发现易经”，而落脚点便在“大时间”。余世存认为，《易经》不过是“三代以致先秦中国人的日用卦历”，是人们生活的百科全书，其实它并不神秘，并不具有对今人符咒般的作用。《易经》的“六十四卦”，与其说是六十四团迷雾，不如说是六十四片树林，远看起来，朦胧而神秘，只有走近之后才知道“清新、美丽，一切的枝节、花实，都跟人心相通。汝未来看花时，此花与汝同寂，汝来看花，花与你同时明白起来”。

余世存认为“传统经典只是历史叙事。离开生活情境，一起想当然地训诂、猜谜、发挥都是自造新说”。《易经》就像是生命的“源代码”，一旦破解了《易经》之谜，也就从原本上证明了生活和文明并非是凭空或孤独地存在，而是与世界、时间和空间有着深刻的联系。

余世存在书中提出了“大时间”的概念，认为时间和空间一样，并不是孤立存在的，而是存在着必然的联系，过去现在和未来，其实正是在一个点上。夏的“连山”，商的“归藏”，周的“周易”，统一起来便为《易经》。“易”者，改变也，世界是变化无穷、变幻多姿的，而又是不变的，这就是哲学上的“动”和“静”。我们头顶的这片天空，虽然过去悠悠几千年，与老祖宗伏羲黄帝和文王们，其实是同一片天空。所以，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存并不过时也不断代，依然可以为现在的我们服务。古人讲知行合一，有可能是知难行易，或者知易行难，也有可能是知易行也易，《易经》之“易”，也有可能正在于此。“不出户，知天下，不窥牖，知天道”，我们读《易经》，其实正是想明白这样的道理。

（《大时间：重新发现易经》 生活·读书·新知 三联书店 2015年3月版）

书市扫描

《马云内部讲话：相信明天》

红旗出版社2015年5月版

作者：阿里巴巴集团

本书是马云首部回忆性作品，由阿里巴巴集团独家授权，书名由马云亲自拟定。书中回顾了马云20年的创业历程，详细叙述了如何让一群平凡的人做不平凡的事；并首度公开了马云的互联网思想和战略，介绍了他在阿里巴巴集团崛起的关键阶段的想法和干法，80%为全新内容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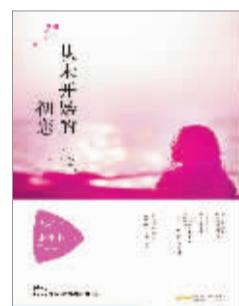


《从未开始的初恋》

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5年4月版

作者：张小权

这是一个视角独特的青春言情故事。一个19岁的男生，讲述了一种不得不提到的却从未真正开始的初恋情形——心里美好，现实潦草。在这个故事中，作者把青春期最纯粹的爱恋与现实中的无奈，用温润的笔触表达得淋漓尽致。美好和遗憾，往往是初恋的主旋律。然而，即使未曾花开，也是一种美好的青春印记。



《重返五四现场》
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5年5月版

作者：叶曙明

五四运动是一场激动人心的运动，各种思潮激荡涌动，汇聚成滔滔巨流。本书再现了那个新旧政治、新旧文化交锋的情景，细述了当时政界与学界的风云往事，为人们细腻而有条理地梳理并呈现出现代史上一个重要的片段。



《人在纽约》

重庆出版社2015年5月版

作者：布兰登·斯坦顿(美)

说白了，这是一本“博客书”，是基于一个拥有超过百万忠实粉丝的博客制作而成的。作者于2010年夏天开始，几乎每天行走、拍摄于纽约街头，汇集了上万张照片，从中精选了四百余张，成为本书。那些来自于被拍摄对象未加修饰的言语，反映出了人物的内心世界，是本书的画龙点睛之笔。



阅读随想 文化人士的阅读观

□周广玲

读书可以感知社会，了解自我。读书可以给人智慧，使人勇敢，让人温暖。那些文化人士大抵喜欢阅读，他们的思想观念的形成和对生活的感悟，离不开书籍的滋养。对于读书，他们都有自己的观点和理解。

胡适认为，读书的目的有三点。第一点：读书为了生活。读书是为了获得应付环境、解决困难的方法，同时还可以获得一些思想的来源。第二点：读书是为了更好地继承人类文化遗产。因为书是先人传给我们的知识遗产，我们只有在接受了这些遗产以后，并在这些遗产的基础上，方可发扬光大。第三点：为要读书而读书。读了书便可以多读书，不读书便不能读书，要能读书才能多读书。也就是说，人们之所以读书主要是为了增加自己的知识和读书能力。

易中天对读书有着自己的理解，他认为读书分为两种，一种是为“谋生”，一种就是为“谋心”。有些人读完大学，找不到工作就读研究生，读完研究生也找不到工作，结果就读博士生，博士生读完还找不到工作，就读博士后，博士后毕业了找不到工作就不知怎么办了，这种人读书完全就是为了“谋生”。为“谋心”而读书，是为了给心灵寻找寄托与安慰。易中天认为为“谋心”读书才算是读书。读书需要一些“呆气”，也需要一点“灵气”。他建议大学生们要多读一点专业之外的书，文科要读理工科的书，法学、理工科的要多读一些人文艺术方面的书。作为文科的研究生，起码要“通一经”，就是要通晓一本“经典”。我们为什么要读经典？就是因为能从

经典中读人，读人生，读智慧，读社会。

王安忆的读书观与她的创作观大体是一致的，表现为一个多方面的、多层次的、立体交叉的整体。她很坦率地说：“我没有系统地看某一类书的习惯，也没有留下一本读书笔记。”她看所有喜欢看的书，无论是理论性的还是文学作品，无论是外国的还是中国的，宗旨在“多”。“看一本扔一本”，这是王安忆的读书方式。她认为，扔掉的是书本，而留下的是人对书本深刻理解和书本对人的启迪。

鲁迅先生嗜好读书，他认为读书有两种：一是职业的读书，一是嗜好的读书。所谓职业的读书，譬如学生因为升学，教员因为要讲课，不翻翻书，就有危险。嗜好的读书，那是出于自愿，全不勉强，离开了利害关系。鲁迅谈读书很精辟：“嗜好的读书，该如爱打牌一样。真正爱打牌的人的目的并不在赢钱，而在有趣。凡嗜好读书，能够手不释卷的原因就是这样，他在每一页里都得着深厚的趣味。自然，也可以增加知识。我们自动地读书，请教别人大抵无用，只好先行泛览，然后抉择而入于自己所爱的较专的一门或几门；但专读书也有弊病，所以必须和现实接触，使所读的书‘活’起来。”

文化人士各有各的阅读观，虽然说法各异，但心灵却是相通的。他们在文字里提炼精华，吸取营养；在阅读中享受着生活的快乐，体验着生命的意义，丰富着人生的色彩。

